

光影里的两代人

乃文

东北俗称“小龙年”的春节，《哪吒之魔童闹海》不出所料，给节日看电影的“新年俗”添了一把火。但又出人意料，它迅速登上国内票房之巅，依然热潮不减。有年轻网友笑言助力“哪吒2”登顶，“今天还在买票的我们，就好比影片尾声抱着金箍棒一起往上冲的那一堆海鲜，怪感动的”。

这股节日观影热浪，也把自己带进了久违的影院，更难得的是与家中乙世代一起观影，大开眼界。家中乙世代在影片上映之初，就已先睹为快。正是她与朋友圈网上下一大堆评论，让我也来了兴致。没想到乙世代提出也要同去，问其缘故，原来是上一次买票仓促，看的只是3D，这次要与我一起看IMAX（巨幕电影的一种）。

不由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看电影，那

兴奋劲儿也与过节一样。尽管一年看不上几次，但一部电影几刷是肯定的。不是为了观影体验，只因片子只有那么几部反复放，放什么看什么，自己没得选。

不同村落的放映地点也不确定，记忆中是骑车驮着放映机的放映员来了，傍晚村中空地上，就建立起召集观众的银幕，算是“扯旗为号”。银幕是块白布，两头拴在木杆上，风一吹就鼓起如同船帆。放映机“咔嗒咔嗒”响，光束穿过夜空，在银幕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住得近的村民自带椅凳，远道的只能站立观影。孩子们更是主打一个随意，树上墙头乱石堆顶，正面没有位置的就跑到银幕反面。风起时银幕上的人物、景物全都是变形的，正反面确实差别不大，片子又看过好多遍，不少情节都可脑补，能听清声音就行了。比较折磨人

的是不分传播对象放映的舞剧，全程音乐没有台词。不少乡亲看不懂：怎么只蹦蹦跳跳不说话？大人或许还能品个美感，孩子们看不出所以然，只能相互追逐打闹取乐，又有父母陪在身边，留下许多温馨回忆。

这种“低维”的观影乐趣，一直以为乙世代体会不到。他们更习惯于独自通过手机、平板观看，还常常倍速播放或分段欣赏，全看个人口味。不奇怪，条件好了，要的是个性化体验。奇怪的是看片常要开弹幕，密密麻麻甚至满屏文字加表情。这种实时互动的需求和场景，却是像极了村中观影时的热闹喧嚣，只不过是隔空而无声。看来任何时代的人，都有交流交往的基本需求。这就难怪移动传播时代，好片子还是能吸引人到影院集体观赏。

况且观影条件天差地别。戴上3D眼镜，巨幅IMAX银幕映入眼帘，杜比全景声和立体空间感，让人如临其境、沉浸其中。不免提起搬着板凳赶场子的岁月，感叹这座椅舒适得让人陷在里面就不想起来。不过乙世代说下次要带我去看4D电影，座椅会动，还有风吹雨淋的效果，我笑说那不是又回到了脱谷场！但影片开始后，银幕上特效炫目，场面震撼。侧目四观，映着银幕的光，忽明忽暗中，是一张张专注入戏的脸，似乎这才是入场观影的真谛。

社会在发展，技术在进步，给不同时代的人们带来了不同的体验。但无论怎样变化，银幕上演绎的始终是人间的悲欢离合，艺术作品仍承接着现实生活的苦辣酸甜。这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能与至亲之人，在光影交错中，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感动，让共聚的时光在银幕内外交织成温暖的记忆，正如优秀影片中的亲情、友情、同族情，总能引发不同年龄人们的共鸣。



潘凯雄

「蓝绿」共苍天一色

初知白洋淀还是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娃书书(连环画)《小兵张嘎》和一本残缺不全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中，“白洋淀”三个字首次进入我的眼帘，但那时也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那就是个水汪汪的地名，大约在河北那边。

再往后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日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课堂上，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是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而这个荷花淀就是白洋淀的一部分，因其丰富的荷花资源而得名。

自己首次真正进入白洋淀之“淀”又是在10余年后。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毗邻北京的河北省涿州市参加中宣部文艺局组织的一次会议，其间有半天时间，会议主办方组织与会者去白洋淀“考察”。记忆中那是一个多云的阴天，从涿州乘大巴一小时左右便抵达一片水边。欲放眼看看水面究竟有多大，却被成片近人高的芦苇挡住了视线，根本无从判断。换乘小船进入水中，船工师傅划着双桨带领我们在芦苇丛中穿梭，水道不宽，仿佛置身于一条条蜿蜒狭窄的水巷。如此“行走”了一个多小时，留下的记忆与认知不外乎两点：一是终于明白了抗战时期这里何以活跃着许许多多名义雁翎队的抗日武装——打起来神出鬼没，撤退时无影无踪；二是白洋淀整体究竟长得啥样依然一头雾水，目力所及，只有近人高的芦苇和狭窄蜿蜒的水道。这段“半日游”后我对白洋淀的整体认知，并未超越过往从书本上了解到的那么一点点。

二进白洋淀，则是2017年4月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之后的事了。白洋淀所在的安新县被整体纳入新区范围。这个重大决策出台5年后，我第二次“走”进了白洋淀。

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依旧是乘船进入淀中，与30年前不同的则是当时在淀中“行走”的那种小舢

板，如今变成了上下两层、一次能搭载近百人的大游轮。陪同考察的作家关仁山先生说：“现在乘坐的这些大游轮还是由你们北京公交集团统一捐赠的呢。”普普通通的一句话或许道出了一个现实：今日之雄安，现在的白洋淀，已不仅仅是河北的一片新区，也是全国共建的一片热土。30年前淀中那近人高的芦苇和狭窄蜿蜒的水道虽仍在，但置身于大游轮上，这样的景观变成了只能远眺，而近身处则全是宽阔的水域。

身为文化工作者，我本能地会关心这里与文化相关的那些事儿，何况当年这里还有雁翎队、小兵张嘎和荷花淀派这样的特色资源。这些“旧船票”能否登上今日现代化建设的大船？在白洋淀的文化主题景区和影视取景地等处，集中展示雁翎队历史、小兵张嘎事迹以及孙犁、徐光耀等现当代文化名人的介绍与陈列尽入眼帘。尽管它们当下正处在现代化的升级改造与修缮过程中，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文化传统一定会以更加翔实鲜活的现代姿态进入人们视野。至于这里传统的荷花节、放河灯、芦苇画和国家级非遗项目圈头村音乐会等民俗文化艺术，更是不在话下。

至于白洋淀那些特有的芦苇荡、荷花塘、鸟类栖息地等传统自然资源与生态特色，如今更是有了现代性的规划与发展。通过“退耕还淀”工程，这里的水域面积不断恢复和扩大，水质也明显好了，形成一幅由芦苇荡、荷花塘与鸟类栖息地相互交织的生态画卷：候鸟迁徙、观鸟摄影成为春日中的热点，荷花大观园中的万亩荷花与环淀绿道骑行成为夏季荷花淀平添几分热度，乘木船荡漾于金色芦苇筑成的迷宫是秋天里的惬意，冰上捕鱼、雪地温泉与冰雪运动则是冬季里的暖意……

“生态保护—文化活化—产业创新”已成为今日白洋淀闭环发展的新模式，这种“蓝绿”共苍天一色的新白洋淀雏形已然初现。归途中不禁遐想：如果本人有幸第三次再进这方大淀，她又会是怎样一番模样？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舒艺

行走峡江看新变

姜峰

最出彩的节目，要数施朝秀一家四代七口人的演出——“南腔北调”戏曲串烧。

孙戴勤业

头顶馒头、手舞纸扇，外孙女韩玉娇发髻高盘、长袖似水，来了出川剧《峨眉山月》选段，架势、台步、唱腔有模有样。两个孩子就读的先锋镇麻柳小学，是川剧特色学校。女儿戴英手掐兰花指，来了曲婉转动人的京剧《梨花颂》。施朝秀和老伴戴世超边唱边跳，演的是经典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儿媳李本翠来自云南，穿着少数民族服饰隆重登场，跳起了特色火把舞。就连施朝秀80多岁的姑妈施时贵也上了台，手捧红灯笼，配合火把舞的鲜明节奏，自在“翩跹”……

看着演员们投入的样子，我也被气氛感染：一台热闹的“村晚”，不光为了“自娱自乐”；全村老小排练了半个月节目，也不光为了演出效果，一家人、一村人和和美美，才是过年该有的样子。

大江东去，直下800里。江水两岸，云阳县城依山而建。

再往前流，便是奉节夔门、瞿塘峡口。

改革开放之初，有个云阳机械厂，造过“峡江牌”轧钢机。有些脑袋活络的本地人，买上机器，

外出开店、卖鲜面条，过年带回了电视机。老乡带老乡，云阳面工越来越多、越走越远，现在有20万人散布在大江南北。

健谈的黄兆明也曾是面工“大军”的一员。甫见面，他冲我伸过来宽厚的手掌。嘿，好大的手劲！这是早年干体力活儿锻炼出来的：凌晨就爬起来轧面，忙一整天，连耳朵缝里都是面粉。攒下本钱，他立马转行搞起培训学校，一番打拼，如今在重庆主城经营人力资源。

去年，云阳面业协会换届，县里行业主管部门倡议选一位“熟悉面业、不做面业”的企业家当会长。为啥？产业低端、附加值不高，云阳面工看上去热闹，可只会挣初级加工的辛苦钱。如何让头脑活、视野广、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家来带动，打造云阳面业品牌，推进产业升级，当地在破题。

听到县里的发展新思路，老黄有点动心。不能光过自己的小日子，也该帮家乡谋划大产业。经过深入调研，黄兆明提出“竞

选”目标：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协会应更好发挥统筹功能，主动链接面粉、佐料、浇头等供应商，链接机械设备及零部件企业，链接技能培训及产品研发系统，链接电商平台及运营人才……

先进的理念赢得广泛认可，老黄当选云阳面业协会会长，重拾老本行，大胆闯新路。协会会员单位壮大到1000余家，抱团发展、做大做强。

不止于此。

在穿城而过、人流密集的云江大道上，黄兆明投资开起了首家以云阳面为主打的餐饮连锁店——云阳面馆。已是午后1点半，大多餐桌还坐着食客，香气氤氲、“吸溜”声不绝。

同行的云阳县商务信息服务中心主任张小红告诉我，通过打造品牌餐饮，云阳正在推进面食产业与农业、工业、商旅深度融合，今年计划开设“云阳面馆”标准店100家。为“第二次创业”，老黄已从重庆主城搬回云阳住，用他的话说：“一碗面唤起美食千万，一把面牵起千亿产业链，面条经济大有搞头！”

纷繁复杂的场景氛围。

午后刚过两点，不少人还未能从亲朋相聚的席间离场，馆内三三两两零星坐着听众，“上座率”并不高，我们很轻易就占据了靠前的位置。随着情节愈来愈趋于高潮，馆内也越发热闹起来。10多排木椅上坐满了人，再晚些到的就只能站在后排。

听惯了鼓词的票友们很快就沉浸于扣人心弦的故事中，随着曲调板式的变化在腿上轻打节拍，与台上的唱词先生遥相呼应。初次接触的听者或是方言不甚地道的年轻人也不必担心有“壁垒”，舞台两侧的字幕大大降低了欣赏门槛。鼓词馆门口有茶铺和零食铺，街边有九层糕、灯盏糕、糯米贴等地方吃食，伴随着唱词声来一顿“瓯式”下午茶，既能解归乡人的“耳瘾”，更解“舌尖上的乡愁”。

把小时后，一本词终了，叔公恋恋不舍地起身：“现场听和在家看视频就是大不一样。”他又拉上老友沿着忠义街奔湖滨公园而去。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公园里那棵百年大榕树下，常有鼓词上演。在瑞安听鼓词不算难事，人气相聚便能汇成舞台，在庙宇内在乡野间，在剧场中在堂屋里。不巧，这天在榕树下未能偶遇一场鼓词表演；但又凑巧，一个社区戏曲团来此排练，10多位大姐扮好行头，在湖边咿呀唱起了越剧。她们的扮相和唱腔谈不上专业，但身边仍有不少捧场的观众和卖力的叫好声。我回头望向叔公，发现他正默默拭泪。原来，正在排演的《琵琶记》不仅是南戏的名篇，更是叔公故去妻子健在时常听的戏文。

鼓词是流行于浙南地区的民间说唱艺术，表现形式与评弹有些相似。表演时，一般由一位艺人端坐椅上，左手执拍，右手持鼓，敲奏琴、鼓、梆、锣。别看是单人表演，但靠着艺人快慢得当、轻重有序的“口上功夫”，竟能做到兼生、旦、净、末、丑于一身。这不，眼前这唱词先生，一会儿是刚正的姜太公，一会儿又变身为狠毒的妲己，随着语气、唱腔的转换，幻化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和



者力群，版画《黄河人家》，作

大地

老工业基地。咱沈阳人自己都觉得沈阳有啥玩的啊？现在你再瞅瞅，就这几天，看那中街、故宫、老北市，全都是人啊。”师傅稍稍侧过脸来，“就昨天，我拉了一家四口，上海来的。一上车，那小姑娘问我，有没有吃那种十几块钱盒饭的地方？我乐了，说你们吃那干吗，那以前都是我们出租车司机吃的。小姑娘说，哎呀就是专程来长见识的。你看，现在都成特色了，过年大老远过来吃盒饭，有意思不？”

“不光是盒饭啊，你看那鸡架、老雪花、老四季抻面、小河沿旱市，在网上都老火了。以前沈阳人总说，请你吃点西餐啊、日料啊、自助啊，结果现在反倒是最‘老土’的东西火了。”

“挺好，这就是特色嘛。”师傅笑着点头，“现在过年也不一样了，都在家里憋不住，往外面跑。初五我们一家去万象城吃的饭，一看，敢情人都跑出来逛街了。那老头老太太，有的头发全都白了，还在那儿吃火锅呢！”

“对对，我们家‘破五’的饺子也下馆子吃的，排半天队呢。排前面的有不少拎着行李箱来的，都是外地的。”

我没好意思告诉师傅，去的这家饺子馆我也是在网上搜来的。现如今，沈阳人特别是我这种返乡沈阳人，逛吃家乡也得“蹭”外地游客的攻略啦。

车头一转，驶上了青年大街。这条景观大道，每逢春节都张灯结彩，落光叶子的绿化树上缠着耀眼灯带，挂着喜盈盈的灯笼和中国结，映着绿化带里的积雪，这是北方城市独具特色的冬季风情。

而今晚，这份独特的风情，带着一声声热情直爽的“过年好”，一定也映入了无数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眼里……

沈阳，过年好

马浦

“过年好哇！”
“过年好，师傅！”
我钻进车厢，“嘭嗵”关上车门。大年初六，沈阳的夜晚，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冷气，一下被关在外面。车内，暖风呼呼作响。

司机师傅开腔：“怎么样，这个点儿车不好打吧？”
“不好打，等了得有十来分钟。”我搓着手。
“那算快的。今年游客太多了。前两天我去中街，差不多也是这个点儿，大舞台一散场，那人，乌泱乌泱的。”

“那你们这生意妥了啊。”
“那可不！满地都是活儿。”师傅嘿嘿一笑，“娘妇早就催我啦，大过年的早点回家。可我一瞅，这到处都是打车的，能顺几个顺儿呗，为人民服务嘛！”

我一下想到，自己腊月廿八晚上到沈阳的情景。那几天，沈阳正下着冬以来最大的雪。出站前，我看着夜色里飞舞的雪花，再看看手机上的“道路结冰橙色预警”，心里已经做好了一两个钟头打不到车的准备——大过年的，这提心吊胆的钱谁乐意挣呢？不成想，出租车乘降站的车虽不密集，却源源不断。一个个后备箱盖弹开，抖落积雪，装上乘客的行李，慢悠悠又稳稳地当当地驶进风雪中。

“今年沈阳的车不错啊，这么大的雪，也没太耽误事。感觉比往年给力。”

师傅瞟了我一眼：“还行，我是觉得这雪还应该扫得更快点。要我说啊，这就是沈阳突然变成旅游城市了，还不适应，还得多练习。”

我乐了：“也是，放二三十年前，我跟您说沈阳过年的时候都是外地游客，您能信？”

“那肯定不信啊！那会儿说沈阳说什么——

春节期间的南京博物院，人多，如同赶年集。“文博热”如今已是常态。忙碌在人群中的“蓝马甲”们，却少人关注。

我认识一位身着“蓝马甲”的志愿者陈彩霞。遇到她的時候，黑压压的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围着她。讲解完成后，我走上前，赶紧提醒她：“快喝水吧。”差不多100分钟，她将水瓶握在手里，竟没顾上抿一口。

忘我地讲解文物，10年坚持志愿服务，这该有多么热爱。其实，陈彩霞原本不懂文物，也不爱去人多的地方。10年前，她带着孩子去上海博物馆，遇见一位老先生正在青铜馆志愿讲解。老先生头发全白了，手里握着一瓶水，讲解时却神采奕奕。“根本不像在讲一件文物，像在介绍自己的一个朋友，复现一个民族流淌在血液里的生活。”陈彩霞说，曾经背过的知识一下子被唤醒了，原本看不懂的线条、纹饰，忽然成了听得懂的语言，那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喜悦。

回南京，陈彩霞迫不及待提交申请，要到南京博物院做志愿者。

她穿上“蓝马甲”，一干就是

10年。

每年，南京博物院会收到上千份志愿者申请，如今已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在不断增长的“文博热”中成为服务的有生力量。他们身穿“蓝马甲”，自称“南博蓝”团队。有的要驱车一个多小时来，有的出差回来拖着行李箱先来博物院，有的利用工作间隙赶来……

别人不理解，他们为啥有这么大的热情？亲戚朋友会问我们，真的是一分钱报酬没有吗？好不容易有个周末、假期，不想休息吗？喜爱文博，不能用这一天四处看展吗？”陈彩霞说，不仅没有报酬、占用休息时间，还要大量查资料、背素材。讲解完，还主动解答疑问、协助导览，有时甚至忘记去吃饭。

用一个繁体的“苏”字，就能从渔猎讲到农耕，从地理讲到经济，

当志愿者，会上瘾

王汉超

贯穿起鱼米之乡的数千年脉络。“很多人像我一样，需要一扇门、一座桥，找到读懂博物馆的方式。我不是在背解说词，而是把文化符号同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陈彩霞要把她的幸福撒播出去。

我想起另一位志愿者，已有近20年志愿服务经历。他叫刘齐，2006年读大学本科时就在河南博物院当志愿者，随着求学步伐又转战湖北省博物馆，在南京工作后又加入了南京博物院的志愿者队伍。

在一起对照今昔，刘齐告诉我，观众的变化太大了。初当志愿者时他听到最多的3个问题是：“这个是真的假的？”“值多少钱？”“是干什么用的？”而现在，观众探讨的话题越来越“专业”，还能和全世界其他博物馆馆藏相联系。刘齐忘不了一位颤巍巍的老人。老

人坚持站着听完全场讲解，后来带着孙子